



呂氏春秋

七

服部文庫

117

354

7



117  
354  
7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高氏訓解

明要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通利

不壅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

矣云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

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伊尹武丁得傳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

稽遲也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為一人言哉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

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

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木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能諫之也惠公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和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今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為潁國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出去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藥盈藥盈晉大夫藥書之

孫懷子也藥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服奴我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隘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也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  
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

曰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間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實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歿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間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

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慢

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猶量

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游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為臣等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

謂民人也策筮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也誠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失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

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淡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札瘥

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

矣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績日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也要徼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都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既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

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

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

也

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隄防也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此禹之功也功活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無如禹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遲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鏃矢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一作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古病之也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

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讐之速

武智伯臣也不審勾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之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驗效也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為

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

黎文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巳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非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

孔子弟子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

疾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之孫也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也令

其子遠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懼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惺已死矣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刺伶惺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孰猶思也

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

慮度也度義而復行之也

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

蘊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理道也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

平王楚恭王之子棄

疾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

美好也

無極勸王奪

奪取也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

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齊晉又輔之

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郈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郈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尾令尹子

臺之孫郈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又謂郈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郈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

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子

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執也詩

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郈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郈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與

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曰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極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闕也闕讀近鴻緩氣言之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滿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薑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孫公子欒堅之子于射也薑惠公之孫也公孫竈惠公之

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

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

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枝之故也。枝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不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

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

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也

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毋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毋歸魏而不見受于公子邛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邛

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安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友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矣待待恃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欵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劔者之所患患劔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貞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曰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

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依焉此梁比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敵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  
行見知故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强

國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也强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人故信之

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故曰易

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復期人

會於其所而咨譏之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

賁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文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

安而治須賢人也者也故曰身定國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博木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日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高山  
至天也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  
至交趾孫樸續補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  
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  
鳥啄背上有羽翼裸民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  
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  
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犬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也之所處  
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

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

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勞也得陶化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石豐

也碑也著於盤孟盤孟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

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

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

一枝自為為已也與即也啁噍小鳥也巢蔭也偃息也啁音超偃鼠飲於河不過

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

經天下之色經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以

物故妨害賢者咸愛習故咸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

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此五

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

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

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

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

無他人將事秦荆故日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曰方

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

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獸

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軒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軒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

武智伯臣也不審勾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爭夫差死於于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東故曰國亡身死之也

之以理道驗效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為

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

黎又欲益求人益求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子夏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校

貴直論第三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

觀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

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

障塞也

水奚自至

奚何也自

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

所欲欲也

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營青黃不可得也

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

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

意惡能直宅居也宣王怒曰野士也鄙野將罪之能

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

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

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

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

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其社蓋

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屏其上也其干戚之音在人

之遊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

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也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陳列也無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狐援之言出而

哭國三日狐援哭也其辭曰先出也出去衣絺紵後出也

滿圜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

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王曰行法吏陳斧

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

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斲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

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鯢居鮒小魚而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丘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

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斲狐援者比比于子胥狐援非

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

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

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

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潛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達子之所以死也

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櫜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邀

弊一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

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艱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

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

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用此士

虞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

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

子之位

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

於天下

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

矢箭石登

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乘後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

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

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

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要求也要利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

起興也

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

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

以不可不論也

論猶知也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

酒酣

酣樂也

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

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

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

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

公不死

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

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武王之矰子矰弋射短矢以畋

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淫惑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

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緇

緇而齒於諸侯緇樓格繩緇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

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

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

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

不可為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人論說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

廟破滅不得血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故曰禍及闔廬也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處居得其民不得使使役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循獸三歲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

我高蹈瞋怒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嘆辭也子

勸王伐齊國必破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扶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乎夫差身為擒為越所擒也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

幘以冑面死冑覆面也慙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

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貫也貫同也其所所以亡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火而死笑之以為樂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柱施桔



操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姬已

上下之故曰不適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

鬼侯之女以為臚而取其所服之環也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能寒也故

視其髓欲知其也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紂之

與人有異不也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紂之

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為不好 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

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 作為琀室築為

頃宮琀室以旋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 剖孕婦而觀

其化化育也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

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 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

心欲知其何以不契人同也 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

比干不見 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

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 使宰人臚熊蹯不熟殺之令

走而避丸以為樂也 使宰人臚熊蹯不熟殺之令

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

惡之乃使沮麇盾趙襄子之 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

棄若之命不信 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

乃觸廷槐而死觸也 齊潛王亡居衛潛王宣 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 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

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 於王

而見其實所行之實 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 去國居

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意言輕王曰

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或副

作倍度潛王之亡國宜也但酒涎無憂耻辱喜於公

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

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葉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

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葉當作轍帝當作臺葉與

詩云庶妾轍轍高長類也言康王築為臺革囊之大

者為鳴夷臺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

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

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宋王大

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

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替不濫動

### 壅塞

適今此畏無道不敢

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至矣無自

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秦繆公時戎彊大秦

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

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

之扞兵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

本作既擒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

則無及矣

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

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

來至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

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

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

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

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

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

死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

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

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

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

若猶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

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于罕後于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

戴氏作叔世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

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今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速一作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半而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盡入于絳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第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於是子卓也

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  
也君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  
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  
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  
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  
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宥寬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

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君釋宋出穀成使申公叔侯  
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外內皆服  
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  
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  
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大臣卿士之  
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  
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終





和齋藏書

和齋藏書

三

